

T2511/1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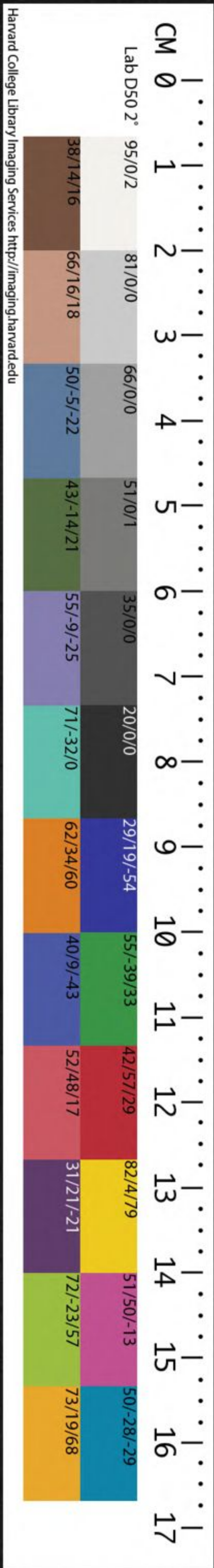
18

THE HARVARD-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ED FROM

FEB 2 1958

史記四十六卷四十八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小江文庫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佗音持何反此系家以他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

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也蓋他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他非也他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他傳又云蔡人殺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主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

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獄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

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

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

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

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
于蜚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
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孟思蓋釋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
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萊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
田則田或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孟○索隱曰始食萊於
是地名也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系本作閔孟克並昌改反田湣孟
莊生文子湣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
齊○索隱曰逞音盈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
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田桓子無字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字卒
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
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六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
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
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
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棄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

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
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荼
音如字又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索隱曰
名夏昭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
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
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
旣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
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
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魯
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
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叔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
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置座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
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
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

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
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
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
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
田常成子與監止一作闕。索隱曰監如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
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
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言姬之采芑皆歸入于田成子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
御鞅諫簡公絡也亦田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
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父賈達云即監止常與田氏有郟田
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龍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
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
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
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擅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

動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閭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
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
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
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州齊州齊簡公曰
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
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釐是為平公平公即位
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
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
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
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
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東安平六
國時曰安平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
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
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晏云陳成子

此亦異然燕允南按春秋陳桓公為人壽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
事亦修整技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茲燕子七十抵
以長亂事豈然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日暨音許慨反系本詐班
戰言其外實也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黃日官公
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
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系索隱曰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

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
城莊子卒子大公和立明索隱曰田輪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
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義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謂魯也而莊
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
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矣田大相
列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郝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
取母丘之邑今作母音贊古國名備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廬
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一年公孫會以廬丘
公貸立徐廣曰十一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
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

平陸徐廣曰東三年大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
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注並誤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
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
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子桓公午立田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
午後田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田
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大臣謂曰
魏之難在宣王二年有勝子田忌孫臏之謀戰田策又有張田其
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
干朋曰也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
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王十三年齊桓公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郝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
取母丘之邑今作母音贊古國名備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廬
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一年公孫會以廬丘
公貸立徐廣曰十一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
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

平陸徐廣曰東三年大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
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注並誤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
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
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子桓公午立田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
午後田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田
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大臣謂曰
魏之難在宣王二年有勝子田忌孫臏之謀戰田策又有張田其
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
干朋曰也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
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王十三年齊桓公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郝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
取母丘之邑今作母音贊古國名備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廬
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一年公孫會以廬丘
公貸立徐廣曰十一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
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

平陸徐廣曰東三年大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
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注並誤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
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
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子桓公午立田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
午後田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田
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大臣謂曰
魏之難在宣王二年有勝子田忌孫臏之謀戰田策又有張田其
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
干朋曰也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
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王十三年齊桓公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郝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
取母丘之邑今作母音贊古國名備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廬
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一年公孫會以廬丘
公貸立徐廣曰十一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
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

平陸徐廣曰東三年大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
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注並誤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
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
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子桓公午立田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
午後田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田
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大臣謂曰
魏之難在宣王二年有勝子田忌孫臏之謀戰田策又有張田其
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
干朋曰也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
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王十三年齊桓公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郝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
取母丘之邑今作母音贊古國名備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廬
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一年公孫會以廬丘
公貸立徐廣曰十一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
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

平陸徐廣曰東三年大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
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注並誤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
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
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子桓公午立田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
午後田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田
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大臣謂曰
魏之難在宣王二年有勝子田忌孫臏之謀戰田策又有張田其
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
干朋曰也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
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王十三年齊桓公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郝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
取母丘之邑今作母音贊古國名備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廬
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一年公孫會以廬丘
公貸立徐廣曰十一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
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

平陸徐廣曰東三年大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
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注並誤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
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
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子桓公午立田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
午後田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田
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大臣謂曰
魏之難在宣王二年有勝子田忌孫臏之謀戰田策又有張田其
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
干朋曰也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
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王十三年齊桓公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郝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
取母丘之邑今作母音贊古國名備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廬
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一年公孫會以廬丘
公貸立徐廣曰十一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
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

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
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
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自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
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在鉅平晉伐我至博陵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
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
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
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
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
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
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
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
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節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
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驕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告
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驕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主勳然不說去

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上法令也黃曰即帝位三

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索隱曰騶嶧之驛山騶嶧縣木

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

也輪也埽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菹藉也去其皮以為

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

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

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

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

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僂人羨

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

天齊也蘇林曰當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

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頌氏案解道影齊記云臨菑

城索隱曰頌氏案解道影齊記云臨菑

城索隱曰頌氏案解道影齊記云臨菑

城索隱曰頌氏案解道影齊記云臨菑

天之下腹齊也小頭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

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徐廣曰此一云與漢書郊祀志文同也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

監鄉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闕皇覽云蚩尤家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也齊之西境也四曰

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以為下所謂三神山嶺氏案地理志東萊曲成有參山即此三山也非海中之三神山也

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有東萊長廣縣皆在齊北並

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

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索隱曰山海經云琅邪

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索隱曰謂騶子之徒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

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

之尚美門子高韋昭曰皆秦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宋毋忌

之禮

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騶淳于髡之禮卑

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麒麟者為其立至也

疾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

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齊宣王其論不同所以異也梁

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

臣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

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

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悻而去二十六年

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

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

見侵伐故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

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

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
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
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驕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
戰國策作公孫閱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
不勝非前死則後比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
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於
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二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徐黃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黃與牟表並作
夫人王助被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殺其君毋宣王八年殺其王
后然則夫之字或如紀年之說得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
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
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下者驗其辭於王之
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龍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
田忌前敗魏於馬陵曰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
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龍齊之邊邑其言爲得即與系家不
同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

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
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

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驕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
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
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蚤救之此云驕忌者王助云此時驕

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
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
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黃曰嬰
救韓趙呂擊魏大敗之馬陵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

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黃曰表曰
博望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
紀年梁惠王

乃齊滑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時此梁惠王改元稱一年
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爲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

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爲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

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

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

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

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

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則系水左右有

講室也往往存焉蓋因側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

嘻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

齊盟于稷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春秋傳曰莒子如

門是也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二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

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

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

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

之公仲者寡將拔徐廣曰在齊陰宛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

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

毋桌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交臂而事齊

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

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得

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

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

商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索隱曰此王業也公令楚

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

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

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

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

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

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

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

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

將大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

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

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

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二十六年王為東帝秦

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小城北門也而

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

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

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朱世家云宋王偃王諸侯皆曰桀宋也

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

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湯地危

陽之地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

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秦楚所以形服

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

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

位二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

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

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

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

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

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則宋也

不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難齊秦之交伏式結鞅西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鞅音姪鞅者車鞅也言車鞅往來如結也戰國策作結鞅伏式東

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

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
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齊南割楚之淮北
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四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
恐懼二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
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王解而却燕將
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
稱臣而其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
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因相齊潛王淖齒
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函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
名姓為莒太史敫辭廣曰音敫音敫家庸太史敫文奇法章狀貌以為非
恒人隣而常竊衣食之而與之私通為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
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
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
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

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
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
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齊計田
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
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
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
字皆作庶然此時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
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敵也猶齒之有唇也唇
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必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
不務為此而務愛惡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
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后卒二十二年秦置東郡
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二十五年秦滅韓二十七
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

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攻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
年勇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
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志河內有共縣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
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又秦秦
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歡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
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虜建於共松耶栢耶
問也○索隱曰即音邪謂是建客邪各說建在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索隱曰謂不詳審刑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

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知字又與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

子廢晏孺子鮑故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
漸然也蓋若遵厥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於大姜始辭羈旅終焉鳳皇物莫兩
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疆和始擅命威遂稱王濟急燕
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宮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栢蒼蒼

田敬仲完世家十六

孔子出家第十七○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當帝王之歲，表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

史記四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黃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取是邑名，昌平鄉號。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曰：宋公生弗父何，以蕪弟，魯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孔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父，父生孔父嘉，嘉五世親，蓋別為公族，姓孔氏。孔子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子暋，暋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

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當壯室，初奔，其禮甚明。今此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壽於有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

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屬明年，故諺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歲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鼻，圩頂言

者若屋宇之反中，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立生而叔梁紇

死，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

死，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

死，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

死，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

死，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

死，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

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實。孔子為

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徐廣曰：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且謹慎也。耶人輓父之母誨孔子之墓然亦在合

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繼曰：季氏饗士非

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訖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要經經帶經也。故劉氏云：者學之意是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曾大夫子罍者病

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請學之。及至二十一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而嗣讓厲公。○杜預曰：非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微公之長。謂商湯滅於宋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

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命上御也。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

不敢安行，亦莫敢余。○杜預曰：言亦莫敢余，人亦不敢侮慢。禮於是粥，於是以餽余。

口。○杜預曰：於是鼎中。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也。今孔

立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南宮懿子皆子孟僖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

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

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

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棄其言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天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爲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爲人子者家語作無以有已爲人臣者毋以有已云言應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

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

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

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投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與語三日授之以政

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闔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

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矣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

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音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無學之文今此台論言齊魯兩文而爲此言恐失事實齊人稱

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桓制齊君不

有槩吾豈得而食諸也孔安國曰言將也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

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足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

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

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闕○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闕也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詐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

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

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相子嗣立季

并得土缶中若羊 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相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

此問仲尼云得狗 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 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

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 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繹獨一足是山神名故謂之夔夔一足獸狀也人聲

怪龍罔象 象食人一龍一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土之怪墳羊

年得骨節專車 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骨也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

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 韋昭曰羣神謂山川之神也 防風氏

後至禹殺而戮之 韋昭曰防風氏德命後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

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首為神 王肅曰

社稷為公侯 王肅曰社稷無山川之神能與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君守封禺之山 韋昭曰封禺山在吳郡永安縣縣案

姓 蓋誤系本無漆姓 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

之大人 王肅曰告之初及當 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

短之至也 韋昭曰焦僂西南蠻之別名 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 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

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

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

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

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

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

所試莫能已用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 ○索隱曰檢家語及孔

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 何晏曰東周道也然亦卒不行

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

近東故西方諸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

及齊平也○索隱曰及與也平成夏齊大夫黎錞言於景公曰魯用

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遷曰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

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

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羽拔矛戟劍撥鼓噪而至○索

隱曰家語作來人以兵鼓噪劫定公故音非謂舞階而登○索隱曰王肅曰登階謂登階級也

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

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

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伶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

蓋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營或謂經營

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

怒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

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

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

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陰田名陰之田

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氏

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鹽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服虔曰三子季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

有入及公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

山僻平縣東公斂處父○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王肅曰康樂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文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冉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君為周道游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索隱曰屯地名在魯之南也而師已送曰夫

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謂足以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故且優游以終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嬖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所說不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以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子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

者本不當使後知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孔子使從者為審武子臣

於衛然後得去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

者臣審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去

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

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

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

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

為弗見見之禮荅焉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荅之子路不說

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

厭之者言我之否也乃天命所厭也蔡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

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

家語作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自氏曰天生德者謂後以聖性德孔子

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李隱曰

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顛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其項類臯陶其

有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曩曩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

人哀荒不見飲食故曩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

顛望無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

拘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

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天貫之石罅天長尺有咫韋昭曰隼擊鳥

各名隼也以石為之八寸陳湑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

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湑公為是仲尼曰隼來

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

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黃分異姓而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

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曾公救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

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毋

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

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

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此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志也也索隱曰西河在衛也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靈公

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年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魯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

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雖在濁亂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

不食之物繫帶一處如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黃草器也磬聲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磬

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

語謂之擊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

未得其數也有間曰丘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間曰丘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

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

黑王肅曰望羊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頤而長方○索隱曰眼如望羊

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竇犢又作竇鳴犢舜華

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

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

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立聞之也劉胎殺夫則麒

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

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謹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子陴御作爲陴操以哀之王

曰陴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陴而反乎衛入主遠伯玉家他日

靈公問兵陳陳行刺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明日與孔子語見

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

年也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

子繞八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

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

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

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

斃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

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

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

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註之今前後再引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亦失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年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爾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駢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惜細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及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

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皆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從辟世之法也耜而不輟鄭玄曰耜覆種也耜止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何晏曰為其不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鳥獸同羣天下有道正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蓀草器冬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載勞四體植其杖而芸分指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也孔安國曰指也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

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也君子固窮則濫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

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

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兕

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以不信吾豈王肅曰言人不使通

乎未仁故呼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行而困窮者豈以吾

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

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

菑王肅曰種之為稼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

能巧而已不能王肅曰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

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

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

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

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

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一里則

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冊求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

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

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

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衛君朝
出公

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在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往而來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欲以感切孔子也
孔子曰周行求往者不可諫兮行不可復諫止也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往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國曰自今已來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已而巳而今之從政者始而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也魯哀公六年也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男五年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政亦如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先包氏曰問在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子路曰有是哉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子之迂也何其正哉包氏曰迂猶遠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野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刑以移風刑罰不中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季康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一十五家為康子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子服虔曰文將攻大叔左傳曰大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命載而行曰烏能擇木未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文子固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
計十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孔安國曰此孔子於楚人也

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之廢置和枉之人○秦隱

人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何為則

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請

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

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足則吾能

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

可預知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

章備於二代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

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效

皦如何晏曰言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效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

各得其雅頌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

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閔雖之亂

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倚

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言編三絕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淵鄒之徒頗受業者其衆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母意何晏曰以道為

母必何晏曰用之則行捨母固何晏曰死可死不母我何晏曰述

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不憤不

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符其人

之如此則其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索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曰雅

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

也好君召使擯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

矣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饅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不

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

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

改之無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

也和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再潁舟鳥獲幸千

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死益於教故不言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

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元亨曰新之道微改不可得而聞之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善之在前忽焉在

後何晏曰言忽恍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

勸人學有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用禮

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及言已雖家我使我欲罷不能已吾不

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子聞之

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御者欲明六藝之甲

罕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罕者弟子子罕也試用也言魯哀公

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蓋今鉅野也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服虔曰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車士微者

之人也人微故畧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

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

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八卦是也顏子死孔子曰天喪

予何休曰予我夫若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而此麟者太平之徵聖人之證故云爾何晏曰言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責曰何如莫知子何晏曰子貢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知我者其天

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言

其直比之心不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箕仲夷逸隱居放

言不復言世務也置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才不必進亦子曰弗乎弗乎君子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才不必進亦子曰弗乎弗乎君子

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

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案隱

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

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

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

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

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立者以春

秋而罪立者亦以春秋蓋肥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明歲子路

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道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

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案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

也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

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案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

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王

日弟善也慈且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王肅曰嗚呼

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曰父母之顯稱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為昏失所為怨○案

左傳及家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

謂一人非諸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家去城一里家塋

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家去城一里家塋

步高一丈三尺家前以錐鑿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家

子與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柝粉離離女貞五味兔檀之

樹孔子塋中不注荆棘及刺人草○案隱曰離音黎藜草名也女

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訣而去○索隱曰訣音決別也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索

隱曰家語無上字曲禮云適墓不登龍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適側之義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孔子家大一項故

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

之中孔子沒後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

魯以太牢祠焉諸侯鄉相至當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宮氏之女一歲而生伯

魚伯魚之生也魯招公使人饋之鯉也天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

子為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

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索隱曰子思家在孔子

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

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

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

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

寸子襄生中中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

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功功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

禮其家余低面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祗敬也言祗敬雖回不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

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

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灼云折斷也可謂至聖矣

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曹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

奔邠人倚立危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來則行誅兩

觀攝相夾谷歎鳳濠衰泣麟何從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陳涉世家第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猶系家者以其所造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也然府因

陳勝者陽城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

陳勝者陽城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黃推云庸

發間左道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

○索隱曰在沛郡蕭縣○秦

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皆次當行

○索隱曰謂發經營圖

曰今亡亦死舉大名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索隱曰謂發經營圖

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

○索隱曰謂發經營圖

按隱士遺章印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

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

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

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

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得倡謂先也說文云倡首也吳廣以為然乃行卜

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贊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黃

言之而勝失其音反依鬼神起怪蓋亦得其指也○陳勝吳廣喜

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曰此教先我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

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曹卒買魚烹食得魚腹

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

鬼折憑焉○索隱曰服虔云間音中間之間鄭氏云間謂窮令

行也○孔文祥曰云何窮問際不欲令際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

高誘注○國以擇木之條茂者以為叢也夜篝火篝火者籠也音篝

中往往語皆指曰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

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徐廣曰按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即

得殺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

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弟次弟也

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成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

音子弟夜反應勁讀如字○索隱曰弟且音吹弟之弟小類云弟但

各以意言蘇說為近也而成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

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名謂大名稱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

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下○索

斬音機又音折縣名屬沛郡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

郡李奇云徇畧也音辭屬反○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

也○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守丞同也則皆是守字也

名麗譙故曰譙門中非上譙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索隱曰蓋謂縣之門也譙縣守前已下故

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統伐無

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

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

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各地理志屬九江

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

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也有伊洛

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房君官号也姓蔡名賜其曰房邑君也○索

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人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

未置相國周文秦之賢人也○文穎曰嘗與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

之官也○馬季主為曰首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夜

兵至關軍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

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

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於縣

魏武帝改為好陽也○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灑池十餘日

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廣曰十一月也○索隱曰

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

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

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

都君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

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

趙王將相相與謀曰

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
不西兵而還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蒙傑謂
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
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
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
之燕當此之時諸將又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
齊臨狄人田儉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
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各為魏王應劭曰魏者公子名各欲立
云甯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甯陵縣是字轉異耳時各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
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各為
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
秦兵日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
以守滎陽○索隱曰遺遺謂留餘也恐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

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
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却進兵
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索隱曰
志陽城縣屬潁川說音悅凡人各皆音悅郊音說小類云外東海
之縣名非也故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郊別是地名或恐郊當
作郊知是郊辱之地或見章却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
伍徐徐廣曰一作徐○索隱曰此地理將兵居許章却擊破之伍徐
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
人董緜符離人朱離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泗水
好使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郊陳王聞乃使武
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地理志泗水監郊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張晏曰秦之勝月夏之九月

○索隱曰：願游秦云。按史記表二：世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一月，陳涉死。是也。宗稟荆楚記云：騰節在十二月，故因是月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

陳勝葬場，益曰：隱王陳王故，消人將軍呂臣。將軍呂臣，將軍姓呂，名臣也。晉

陽。○索隱曰：消音公文反。服虔曰：給通如。今謂者為倉頭軍，起新

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

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復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

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八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

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

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鄆盜

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

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

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

出遮道而呼涉。陳主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毀屋，帷帳客

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

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

○索隱曰：願游秦云。按史記表二：世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一月，陳涉死。是也。宗稟荆楚記云：騰節在十二月，故因是月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

陳勝葬場，益曰：隱王陳王故，消人將軍呂臣。將軍呂臣，將軍姓呂，名臣也。晉

陽。○索隱曰：消音公文反。服虔曰：給通如。今謂者為倉頭軍，起新

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

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復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

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八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

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

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鄆盜

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

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

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

出遮道而呼涉。陳主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毀屋，帷帳客

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

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

即自驗問不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

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

涉置守家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

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駢據所見別今及班彪奏事

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如此贊首地形險阻

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為

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

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

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至有席卷天

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

而取河西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

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

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

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

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程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

臆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

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仰並音仰謂秦地形秦

高故並仰向關門而攻秦有作仰字非也秦

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

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

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

云櫓大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

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復至尊而制六合執敵朴以

鞭笞天下○索隱曰臣贊云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

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

怨○索隱曰貫音高遠反又如字貫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徐廣曰田氏曰一作鑄鑄以為

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

振於殊俗然而陳沙瓮踊繩樞之子吐隸之人徐廣曰田氏曰而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阡陌謂千人百人之

解屈在阡陌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鎚

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論語曰耰適戍之衆非雋於九國之

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

注特也蓋謂其當信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比權量力則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索

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

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索隱曰施音武政反言秦虎狼之

索隱述贊曰天下凶凶海內之主椅鹿爭捷瞻焉爰處陳勝首

事厥號張楚鬼怪是憑鴻鵠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

房又任胡武夥順見殺腹心不與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